

Master of the Game

谋略大师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著

吴妙发 傅绪昆 李虹 译

Sidney
Sheldon

译林出版社

纪念通俗小说之父

Sidney Sheldon
Classics

谢尔顿作品



Master of the Game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著

吴妙发 傅绪昆 李虹 译

谋略大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略大师 / (美) 谢尔顿 (Sheldon, S.) 著; 吴妙发, 傅绪昆, 李虹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

(谢尔顿作品)

书名原文: Master of the Game

ISBN 978-7-5447-4489-8

I. ①谋… II. ①谢… ②吴… ③傅… ④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9705 号

Master of the Game by Sidney Sheldon

Copyright © 1982 by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6-203号

书 名	谋略大师
作 者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译 者	吴妙发 傅绪昆 李 虹
校 订	吴妙发
责任编辑	李瑞华 马爱新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198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厂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2
字 数	359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2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489-8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于是胸中产生一种激情，它主宰全身心，
像亚伦的一条蛇^①，吞噬其他一切。

——亚历山大·蒲柏，《人论》^②

钻石抗击强度很高，可使铁锤一分为二，甚至铁砧本身也要替换。钻石坚不可摧，大自然的最猛烈的两种暴力铁与火对它都无可奈何，然而公羊血却能破坏它。但钻石必须浸在新鲜热血之中，即使如此也还需要多加锤打。

——老普林尼^③

① 亚伦是《圣经》中人物，摩西之兄，犹太教第一祭司长。亚伦的魔杖上盘绕着一条蛇。——译注

② 蒲柏(1688—1744)，英国著名诗人。《人论》是一首哲理诗，它反映了当时上层人士中流行的哲学信念。
——译注

③ 老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所著只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志》传世，它是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总汇。——译注



序 幕

凯 特

1982

大舞厅里挤满了她所熟悉的鬼魂，他们都是来为她的生日捧场的。凯特·布莱克韦尔看着他们和有血有肉的人们混杂在一起。在她的心目中，这真是一幕梦一般的幻景：来自另一时代另一世界的这些不速之客，和那些系着黑领带、身着闪闪发光的晚礼服、心中毫无疑念的来宾一起在舞厅里翩翩起舞。在缅因州达克港松岭居的这次舞会上，有一百人参加。“这还不算那些鬼魂呢！”凯特想，心中不免有几分惆怅之感。

她是一个苗条、娇小的女人，高贵的姿态使她看来要比实际的身材修长得多。她有一副令人难忘的面容，骄傲的骨骼结构，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和一个倔强的下巴，是苏格兰人和荷兰人的混血特征。她原先有一头黑色秀发披在双肩，而今已是满头银丝，但配上她那一身乳白色的天鹅绒礼服，以及上了年纪的人少有的润滑肌肤，还真有几分动人之处呢！

“我没觉得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凯特·布莱克韦尔在沉思。流逝的年华跑到哪里去了呢？她凝视着那些正在跳舞的鬼魂。“他们了解过去。他们曾经身临其境。他们曾经是那些岁月的一部分，是我人生的一部分。”她看到了班达，那张骄傲的黑脸上喜气洋洋。她还看到了身材高大、年轻英俊的戴维，亲爱的戴维。还是当年她与他初恋时的模样。他正在向她微笑。她想，“快了，亲爱的，快了。”她多么希望戴维能亲眼看到他的曾孙啊！

凯特的眼睛在大厅里搜索着，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他站在交响乐队旁边，专心致志地看着那些乐师。他长得格外英俊，快八岁了，一头金发，穿

着黑天鹅绒上衣和格子花呢裤，与挂在大理石壁炉上的高祖父杰米·麦格雷戈的肖像相比，真是仿佛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罗伯特好像感觉到她正盯着他看，于是转过了脸。凯特伸出手指向他打了个招呼。她的戒指上镶着一颗完美的二十克拉的钻石，这是她父亲一百年前在沙滩上挖出来的。钻石在枝形吊灯下发出诱人的光辉。当罗伯特穿过跳舞的人群向她走来时，她欣慰地注视着他。

“我是过去，”凯特想，“他却代表着未来。总有一天，我的曾孙将掌管克鲁格—布伦特有限公司。”他走到近前。她腾了一点儿空让他在身旁坐下。

“您生日过得愉快吗？曾奶奶。”

“很愉快。谢谢你，罗伯特。”

“交响乐队棒极了，指挥一塌糊涂。”

凯特望着他，迷惑了片刻之后，额头上的眉毛舒展开了，“喔，我捉摸你的意思是说他很棒。”

罗伯特启齿向她微笑了一下。“是的。您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九十岁的人。”

凯特·布莱克韦尔大笑了起来。“只是跟你私下说说，我觉得我不像九十岁。”

他把手放在她的掌心里，两人安详地坐在那里默默不语。八十二岁的年龄差距使他们有一种轻松的亲昵。凯特转过身子看着正在跳舞的孙女。毫无疑问，孙女和孙婿在舞厅里算得上是最漂亮的一对儿。

罗伯特的母亲看见儿子和他曾祖母坐在一起，不由自主地想道，“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她总也不显老，任何人都猜不出她所经历过的一切。”

乐曲停止了，指挥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请罗伯特小少爷为大家演奏。”

罗伯特捏了捏曾祖母的手，站了起来，向钢琴走去。他在钢琴前坐下，脸上一副严肃而专注的表情，手指在琴键上飞舞起来。他演奏的是俄国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曲子，乐曲仿佛月光下水面上的粼粼碎波。

他的母亲倾听着，心想，“他可真是一个天才。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不再是她的宝贝，而将属于全世界。罗伯特演奏一结束，周围响起了热烈而由衷的掌声。

在此之前是晚宴，在室外举行。大花园里张灯结彩，到处挂满缎带和气球。乐师们在走廊里演奏着音乐，男女用人在餐桌前伺候。他们不声不响，动作利落，随时加满那些名贵的酒杯和餐碟。晚宴上宣读了美国总统的电报。一位最高法官向凯特祝酒致意。

州长致词赞扬她“……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凯特·布莱克韦尔向全世界几千个慈善机构慷慨解囊，这已成为令人景仰的传奇。布莱克韦尔基金会还向五十多个国家的健康和福利组织捐赠了大宗款项。我在这里借用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一句话：‘从来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受过某一个人这么多的恩惠。’我能认识凯特·布莱克韦尔，深感荣幸……”

“见鬼去吧！”凯特想，“没有人真正认识我。他好像是在谈论一位圣人似的。如果他们真正了解凯特·布莱克韦尔，这些人又会说出怎样一番话来呢？我是窃贼的孩子，不到一岁就被绑架了。如果让他们看看我身上的枪伤，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她转过脑袋，看了一眼那个曾试图杀死他的男人。接着她又盯住那个头戴面纱、站在阴影中的女人。在远处传来的雷声中，凯特听到州长已经结束了他的演讲，正向宾客们介绍她。她站起身来，望着成群的宾客。她讲话时，声音坚定而有力。“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年长。尽管今天的青年人会说这算不了什么，但是我很高兴活到这样的年岁，因为否则，今天我就不会和亲爱的朋友们相聚一堂了。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是从遥远的国家

来到这里和我共度今宵的。你们旅途劳顿，一定很累了，我不能指望人人都有我这样的精力。”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笑声，他们向她鼓掌。

“谢谢你们为我安排了这么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谁想休息的话，房间已经准备好了。不想休息的，舞厅里还有舞会。”这时又响起了一阵雷声。“我建议，大家还是在被此地有名的缅因州雷雨浇湿以前到屋里去吧。”

此刻，宴席已散，舞会也告终了。宾客们纷纷离去，只留下凯特孑然一人，伴随她的是住宅里的鬼魂们。她坐在书房里，回忆着过去，突然一种沮丧的情绪涌上心头。“现在没有人会叫我凯特了，”她想，“他们都已经逝去。”她的世界已经缩小了。朗费罗不是曾经说过“记忆的叶子在黑暗中簌簌，摇落无限惆怅”吗？她不久就将步入黑暗，但是现在尚未到这一步。“我还要完成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凯特想，“戴维，耐心一点儿。我很快就能和你在一起了。”

“奶奶……”

凯特张开了双眼。全家都走进了房间。她逐个看着他们，眼睛像一架无情的照相机，什么也没有漏掉。“这是我的骨肉，”凯特想，“这是我将永存的象征。一个杀人犯，一个丑八怪，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具具布莱克韦尔家的骨骼！难道这就是那些充满希望、痛苦和磨难的岁月所带来的最后结局吗？”

她的孙女站在她的旁边。“您好吗？奶奶。”

“我有点累了，孩子们。我想我该睡了。”她站了起来，朝楼梯走去，就在此时，一阵响雷和风暴突然袭来，大雨像机关枪似的劈劈啪啪拍打着窗户。全家注视着老奶奶登上楼梯顶端，她身板还是挺得笔直，一副雍容华贵的气质！天空中闪过一道电光，紧接着就是一个震耳欲聋的雷声。凯特·布莱克韦尔转过身子又瞧了他们一眼，带着她祖先的口音说：“在南非，我

们通常管这个叫惊雷。”

过去和现在再一次混淆在一起了。她沿着通往卧室的过道走去，周围是她熟悉的亲切的鬼魂。



第一部

杰米

1883—1906

1

“上帝，这是真正的惊雷！”杰米·麦格雷戈说。他是在苏格兰高地所特有的狂风暴雨中长大的，但还从未亲身经历过像这样狂暴的雷雨。下午，天空中突然飞沙走石，顷刻之间白昼变成了黑夜。炽热的闪电——惊电，南非的白人这样称呼它——划破了混沌的天空，接着又是雷声和暴雨。瓢泼大雨敲打着兵营般的帐篷和锡皮小房子，把克里普德里夫特镇肮脏不堪的街道变成了许多条泥泞湍急的溪流。天空响着天崩地裂般的雷声，一个接着一个，像大炮在天庭开火一般。

用粗砖建成的小屋顿时变成一摊烂泥，杰米·麦格雷戈赶紧躲在一旁。他怀疑克里普德里夫特镇能否存在下去。

克里普德里夫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镇。它是一个由许多乱七八糟的帐篷组成的村庄。无数的帐篷、锡皮小屋和货车沿着瓦尔河畔挤作一堆，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狂热的冒险家。他们都被同一猎物——钻石——吸引到了南非。

杰米·麦格雷戈是这些冒险家中的一个。他不到十八岁，英俊魁伟，一头金色的头发和一双浅得出奇的灰色的眼睛，他身上有一股纯真的气质，富有魅力，那种渴望与人为善的态度颇为可爱，他生性快活，是一个乐观的小伙子。

他离开了父亲在苏格兰高地的农场，跋涉近八千英里，经爱丁堡、伦敦来到开普敦，现在又到了克里普德里夫特。他放弃了与兄弟、父亲共同

耕作农场所应分享的权利,对此他一点也不感到后悔。他清楚地知道,他将得到成万倍的补偿。他抛弃了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生活保障,来到这块遥远孤寂的地方,是因为他梦想成为一个富翁。杰米不怕艰苦的劳动,可是耕作那个阿伯丁北面的遍地岩石的小农场,得到的报偿是微乎其微的。他和双亲、姐姐玛丽和兄弟起早摸黑地劳动,却没有积攒下什么。有一次,他逛了爱丁堡的一个集市,见到了许多只有钱才能买到的奇妙东西。当你身体好的时候,钱能使你生活得更舒坦;当你身患疾病的时候,钱能解决你的许多需要。杰米看见很多朋友和邻居在贫困中挣扎,最后悲惨地死去。

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听到南非挖出钻石时的激动心情。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就是在那里找到的,就埋藏在沙子里。人们谣传说,南非整个地区都有宝藏,正等待人们去开发。

一个星期六晚饭以后,他向全家透露了这一消息。杰米讲述这一消息时,全家都在那间简陋的木头厨房里,围坐在一张没有收拾过的餐桌旁。杰米的声音有些羞涩,但同时也很得意。“我准备到南非找钻石去。下个礼拜就上路。”

五双眼睛在盯着他,好像他发疯了。

“你要找钻石去?”他的父亲问道。“你一定疯了,孩子。这完全是神话——是魔鬼诱使人不好好干活的手段。”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上哪儿去找路费呢?”他的兄弟伊恩问道,“这要走半个世界的路呢!你又没有钱。”

“如果我手头有钱,”杰米反唇相讥道,“我就不用去找钻石了,是不是?那里的人都没有钱。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完全平等的。我有头脑,身板也结实。我不会失败的。”

他的姐姐玛丽说:“安妮·科德会伤心的。她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你的新娘,杰米。”

杰米很爱他的姐姐。她只有二十四岁,可看上去像四十岁。她一生中

从未拥有过一件美丽的东西。“我要改变这种境况。”杰米暗暗发誓。

他的母亲一声不响，端起剩有牛杂碎的大浅盘，走向厨房里的铁制洗涤槽。

那天夜里，她来到了杰米床边，把手轻轻地放在杰米的肩上，一股力量注入他的全身。“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儿子。我不知道那里是否有钻石；不过，如果有的话，你一定会找到的。”她从身后取出一只破旧的皮钱包。“我攒下了几镑钱。你不要对其他人提起。上帝保佑你，杰米。”

他启程去爱丁堡时，钱包里装着五十英镑。

去南非，路途艰辛，杰米·麦格雷戈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走完这一段旅程。他先在爱丁堡一家工人餐馆当招待，这为他的钱包又增加了五十镑。接着他来到了伦敦。伦敦是个大城市，人口众多，市声鼎沸，还有一小时走五英里的公共马车，这些景象顿时使他惊呆了。那里到处都是气派十足的出租马车，上面坐着漂亮的女人。她们头戴大帽，身系长裙，脚蹬秀丽的扣子很高的鞋子。那些小姐太太从马车上下来去伯灵顿市场街采购时，他怀着好奇心瞧个没完。拱顶走道两旁的商店里摆满了闪闪发光的银器、美丽的盘子、时髦的上衣、上等的皮货和各种陶器。药房里更是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所有这些无不使他惊奇万分。

杰米在菲茨罗伊街32号的一所房子里安顿了下来，一礼拜要花十个先令，这是他找到的最便宜的住所。他整天在码头上寻找能把他带往南非的船只，夜晚时他到处溜达看看伦敦城的奇妙景色。有一天晚上，他还瞥见了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步入靠近科文特花园的一家饭店的边门，亲王手里还挽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她戴着一顶缀满花朵的大帽子，杰米想起要是这顶帽子戴在姐姐头上该有多美啊。

杰米还参加了一次在水晶宫里举行的音乐会，水晶宫是在1851年举行万国博览会时建造的。他游览了以剧院著称的德鲁里街，休息时还溜进

了萨伏伊剧院,那是最先安装电灯的英国公共建筑物。有些街道也安装了电灯。杰米还听说,通过一种神奇的新机器,人们可以和在城市另一端的人谈话呢!这种机器叫电话。杰米感到他看到了未来。

尽管有这么些新事物,尽管生活依然繁忙而活跃,那年冬天,英国还是处在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之中。街上挤满了失业和饥饿的人群,群众游行和街头殴斗不时发生。“我得赶快离开这里,”杰米想道,“我是为了避开贫困才出来的。”第二天,杰米当上了“沃尔默城堡”号的乘务员,启程去南非开普敦。

海上航程持续了三个星期。船只在马德拉岛和圣赫勒拿岛停了一下,添了更多的煤做燃料。在严酷的冬天,海面上波浪滔天,船只颠簸不停。从启航的那一刻,杰米就头晕呕吐,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因为每航行一天,对他来说,就离宝藏近一天。随着船驶近赤道,气候变了。冬天奇迹般地变成了夏天,他们靠近非洲海岸时,白天黑夜都变得酷热和潮湿。

黎明时“沃尔默城堡”号抵达了开普敦,船缓慢地驶进了把罗宾岛麻风病人居民区和大陆隔离的狭窄航道,在桌湾的港口停泊下来。

太阳升起前,杰米就待在甲板上。他注视着晨雾袅袅飘散,在他面前隐约出现了可以鸟瞰全城的桌山的粗犷轮廓,他被这一景色迷住了。他终于到了。

船只靠上码头后,甲板上立即挤满了杰米从未见过的长得最为古怪的人们。他们是为各种旅馆拉客的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和红种人——他们争先恐后地扛起行李。孩子们手里拿着报纸、糖果和水果,穿梭似的来回奔跑叫卖。混血种人、印度人和黑人马车夫们吆喝着,急切地希望有人搭乘。小商贩和推着饮料车的人大声嚷嚷着招徕生意。大黑蝇乱哄哄地飞舞着。水手和搬运工边挤边喊地穿过拥挤的人群,那些想看住自

已行李的旅客被挤得束手无策。讲话声混杂成一片。人们用杰米从未听过的语言交谈着。

Yulle kom van de kaap, neh?

Het julle mine papa zyn wagen gezien?

Wat bedui'di?

Huistoe!

他连一个字都听不懂。

开普敦与杰米所见过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每所房子都有自己的特色。在一座用砖或石头砌成的两三层楼高的仓库旁边，是一家用马口铁搭起来的小吃店，再过去是一家人工吹成的玻璃薄板作门面的珠宝商店，与它毗邻的是一家蔬菜铺子，接着又是一家歪歪斜斜的烟草店。

杰米被街上来来往往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吸引住了。他看见一个卡菲尔人^①，下身穿着破旧的七十八兵团的苏格兰高地格子呢裤，上身披着一条麻袋片，上面挖了几个洞作为领口和袖口。这个卡菲尔人在两个手拉着手的华人男人后面走着，华人穿着蓝色长衫，辫子仔细地盘在圆锥形的草帽下面。在街上走的还有体格强壮、脸色通红的布尔^②农民，头发被太阳晒得褪去了原有的颜色；他们的货车上装满了土豆、玉米和新鲜绿叶蔬菜。男人身着棕色棉绒裤子和上衣，头戴宽边绒帽，嘴里叼着陶制烟斗，大步地走在女人前面。女人们穿着黑色服装，蒙着又黑又厚的面纱，头上戴着朝前撑起的黑绸阔边女帽。印度洗衣女工头上顶着大捆脏衣服，推开穿红衣、戴头盔的士兵，往前赶路。这真是一幅奇妙的景象。

杰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了船上水手向他推荐的那种便宜的包饭旅店。店主是一个矮胖、胸脯丰满的中年寡妇。

她看了杰米一会儿，微笑着用当地话问了一句：“Zoek yulle goud?”

① 南非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译注

② 住在南非的荷兰人后裔。——译注

他很窘，脸也红了。“对不起——我听不懂。”

“你讲英语，是吗？你到这里淘金来了？挖钻石来了？”

“挖钻石。是的，夫人。”

她把他拉到里边。“你会喜欢这里的。我对所有像你这样的青年人会提供一切方便的。”

杰米不知道她是否也是挖钻石者之一。他希望不是。

“我是文斯特太太。”她故作忸怩地说，“但是我的朋友叫我‘蒂蒂’。”她微笑时，露出了一颗金牙。“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有什么事，尽管问我好了。”

“你真是太好了，”杰米说，“请问什么地方能弄到一张全市地图？”

杰米手里拿着地图，在开普敦到处游逛。城市的一头是伸向陆地的郊区，如朗德波德克、克莱尔蒙特和温伯格，绵延九英里渐渐稀疏的种植园和葡萄园，另一头是滨海的海角区和绿角区。杰米步行穿过富人住宅区，沿斯特兰德街和布里街走去。杰米对那些宽敞气派的两层楼建筑非常羡慕。那些建筑屋顶是平的，前墙用拉毛灰装饰，高高的露台耸立在街边。他一直走着，最后被苍蝇叮得受不了，不得不走进房里。这些苍蝇好像是他的仇敌一样。苍蝇又大又黑，成群地叮人。杰米回到他住宿的地方，发现房子里到处都是苍蝇。墙壁、桌子和床上都是黑压压的一片。

他去找女房东。“文斯特太太，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我房间里的那些苍蝇吗？它们……”

她咯咯大笑起来，捏了一下杰米的脸蛋。“我的宝贝，你会习惯的。等着瞧吧。”

开普敦的卫生设备既原始又奇缺。日落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像一条有毒的毯子，把全城捂得严严实实的，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杰米懂

得，他必须忍受。在他离开前，他必须得到更多的钱。“在钻石矿里，你没有钱就休想活下来，”有人警告他说，“你呼吸空气他们也会向你要钱。”

在开普敦的第二天，杰米找到一个为运输公司驾马车送货的工作。第三天，他晚饭后又在一家饭馆做洗盘子的工作。他把顾客们吃剩下的冷饭剩菜藏起来，带回去充饥。但是对他来说，这些饭菜味道很怪。他渴望吃上一顿妈妈做的韭菜鸡肉汤、燕麦饼和热气腾腾的新鲜软面包卷。可是他从不怨天尤人，他节衣缩食为的是让银行给他增贷开矿款项。他已经作出抉择，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不管是使人腰酸背痛的劳动，呼吸到的恶臭，还是使他大半夜无法入睡的苍蝇。他感到异常孤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谁也不认识。他非常怀念他的朋友和亲人。他喜欢清静，可是孤独经常使他隐隐作痛。

美妙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他的钱袋里竟装了二百英镑，这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他已攒足了盘缠。第二天一早他就要离开开普敦，到钻石矿去了。

靠近码头的一所小木屋是一家内陆运输公司，人们可以去那里订购去克里普德里夫特钻石矿的马车票。杰米早晨7点钟到达小木屋时，那里已经拥挤不堪，杰米根本无法走近。几百个想发财的人拼着命想弄到一张马车票。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诸如俄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和英国。他们用十几种语言喊叫着，恳求被包围的售票员为他们找个空位子。杰米看到一个粗壮的爱尔兰男人怒容满面地推开众人从办公室里挤出来，走到人行道边，奋力摆脱这群疯狂的人。

“对不起，”杰米说，“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发生，”爱尔兰男人带着厌恶的情绪咕哝了一句，“这个该死的公共马车六个礼拜以后的票子都预订光了。”他看到杰米脸上露出了沮丧的表情。“糟糕的还不止这一点哪，小伙子，这些没良心的婊子养的，